

宋史

第十八冊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第九十四

种世衡

字子古諤誼孫
朴師道師車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尙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嫔家也所爲不法嘗于世衡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

發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
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
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
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
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
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
告者卽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
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
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
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
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
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

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人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卽以遺之由是得其効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卽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卽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

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
浪陵令浪理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
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畱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
趨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盪族
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陵言浪理
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
已至越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書大懼自
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牢中
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陵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
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
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
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爲文

趣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高昌艱險間
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高官遷三班奉職後嵩
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土
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內銓
授古天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旣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
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
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
視其食飲陽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
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謬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誼其幼子
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
隱君世衡卒錄古爲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原路都監

知原州羌人犯塞方宗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
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薶會斬首二千
級遷西上閣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荒以避役者古案其狀
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爲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
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靈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
糧僚佐以它路爲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陽二州卒年
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還張間
田千畝間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
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
令陵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
曰必欲令陵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略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問詔轉運使辭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眾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眾至集倚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身爲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眾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神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

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羅兀規橫
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
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羅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
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
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
下通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閣門使
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
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
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
節制諤卽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
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
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

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畱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詆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飢德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穰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眾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畱諤守延旣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痘發背

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穰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卽叱斬之穰惶怖遽出營渡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誼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通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枉以夸險遠訪固習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奉知岷

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諸宗哥
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
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
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
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
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
爲所禽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閣門使康州
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禹使誼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
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
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
遷東上閣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善讀書
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敗

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它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迂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頃三人皆中面餘一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愕貽莫

敢前舜臣因得整眾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曰荆矢千餘發無
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葬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
時微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師道字舜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
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道緝閱案牘窮日力
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
擾鄉里足未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汙蔡
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
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下焦
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
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面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
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

妄動生事非計也。賈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賈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賊工敵至，堅壁胡盧河。師道陳于河澌，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

城不下視此眾股栗譟而登城城卽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
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
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
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
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
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它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
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
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
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
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

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偃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尙書右丞李綱迎勞時曰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頗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